江南日闻 / 朱学东

寄 亲

在中国，曾经普遍流行过一种传统，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大人和孩子之间缔结成父母子女的亲属关系。这种没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子女关系，在北方地区，通常称为干亲，干爹干娘，对应的是干儿子、干女儿。在江南地区，通常称为寄亲，寄爹寄娘，对应的是寄儿子、寄女女。文字表达也通常称为义父义母和义子义女。

旧戏文里常有“螟蛉义子”一说。这个说法，典出《诗经·小雅·小宛》：“螟蛉有子，蜾蠃负之。”古人生物学知识不足，以为蜾蠃不产子，喂养螟蛉为子，因此用“螟蛉”比喻义子。一如我们今天所知，蜾蠃是捕捉螟蛉存放在窝里，产卵在它们身体里，卵孵化后就拿螟蛉作食物而已。但因为惯性，我们一些传统戏曲里，至今仍然将错就错，说着螟蛉义子。

寄亲在过去的江南乡村很常见。我父亲是独子，祖父母年轻时农忙之余，跟着唱滩簧（锡剧的前身）跑龙套，在附近村里认了不少寄女女和寄儿子。这些寄女女、寄儿子，大部分一直与我家保持着比较亲近的关系，逢年过节，会像亲戚一般走动。在我小时候跟着祖父母走亲戚时，到所谓“八八”（姑姑的方言音）“伯伯”家去，除了两位有血缘关系的堂姑，都是祖父母当年认的寄亲。其中来往最频密的，是我们邻村嫁到武进庙桥的许渡桥的姑姑，小时候庙桥三月半节场和过年，我跟着祖母去过她家很多次。姑姑过年回娘家，姑父在老丈人家吃完年昼饭，必到我家跟我祖父和我母亲喝酒，从下午一直到晚上。祖父母的这些寄子女，没有经过正式的仪式，当年都是随口认的，长辈也认了，就成了。我家和这些祖父母的寄子女往来，一直保持到祖父母的寄子女也不在人世了。真正的不是亲戚，胜似亲戚。

我父亲也认了一个寄爹，是前黄北水车桥的葛寿相老先生，他是苏北人，是个箍桶匠。与我祖父母和他们寄子女随口认那种关系不同，父亲是正式认了寄爹的。我小时也跟着祖母到他们家吃年昼饭。寄公公过生日，父亲挑着寿面带着我们去祝过寿。按理，过去地域歧视很重，父亲何以会认了一个苏北来此落户的箍桶匠为寄爹，很惭愧，我忘了问父亲。我家的水桶、父亲打鱼的脚盆，都是寄公公打的；我小时候第一次在镇上饭店里吃馄饨，也是寄公公请我吃的。我在《箍桶匠》一文中曾有写。直到今天，父母和寄公公在前黄的儿子遇到，都很热情客气。

我父母生了三个儿子，没有女儿，也正式认了邻村两个女孩为寄女女，也一直保持着像亲戚一样的关系。甚至，托这样的关系，我到北京我那大寄妹子的姨家，阿姨也是把我当亲戚一样；父亲那另一个寄女的父母，在南京工作生活，也是一样把我当自家亲戚，1988年夏天，我到南京找工作，就住在他家。我在北京工作后，每年除夕吃完年夜饭，我和弟弟都会去大寄妹家，看看她父母（寄妹后来移民美国了），一直到近几年。我家最后搬迁时，已经先行搬走的我寄妹的父亲，特意骑着三轮车来我家看望我父母。

当然不只是走动，家里有其他事，以及农忙季节相互帮衬，寄亲之间，也都是义不容辞的。

这就是乡村传统时代典型的寄亲关系，不只是我家，我在乡村生活中观察到的寄亲关系，多是类似的，朴素的，胜似血亲。

传统社会认寄亲，通常基于两个原因。一个是保育，为孩子健康成长认的寄亲。这种情况通常是小孩体弱多病，或者算命的说命里犯冲，需要找人改命克冲，于是有了认寄爹寄娘一事。二是自己无子女，或子嗣偏少，或只有儿子或女儿，心犹不足，也会认寄子女。比如我祖父母是因为只有一个儿子，才认了这么多寄子女；我父母是因为没有女儿，才认了两个寄女。

还有一种情况，是父母辈的投缘，聊得来，一高兴，认了一方的孩子为寄子女。我父母认的第二个寄女，更多就是因为我父母跟寄女的父亲、爷爷都熟悉。结成寄亲的父母一辈，通常称亲家，跟儿女亲家的称呼一样。

认寄亲，其实得有仪式。旧俗，寄亲在孩子16岁前要张节，逢年过节，孩子的亲生父母要备好礼物，带着孩子去探望寄爹寄娘，寄爹寄娘也得备上钱物给寄子女。孩子长大成人成家后，这种礼节仍然维持着，通常是孩子自己去了。赶上家里办喜事请客吃饭，寄亲排位很高。

故乡旧俗，认寄亲得有鲟鱼，也即鳜鱼，当年都是野生的，很少，很名贵。鲟寄同音，讨口彩。旧时每年除夕夜，若寄子女不能到寄爹寄娘家吃年夜饭，寄爹寄娘要烧好一条鲟鱼，给寄子女送去。

传统社会，生产力低下，相信人多力量大，人多有靠。这是寄亲出现的经济社会基础。寄亲的本质，其实是传统社会的一种血亲之外的互助互利。最典型如史载后唐枭雄李克用，他有很多义子，他的义儿军是李克用麾下战力最强的部下。朱元璋也类似。

当然，寄亲干亲也有污名时，尤其关涉权贵利益。我所知道的，文学典籍里最有名的干亲关系，就是《三国演义》里的吕布，本姓吕，先认丁原为父，后杀丁原，又认董卓为父，后又反了董卓，反复无常，不忠不孝，故谓“三姓家奴”。历史上最有名的干亲关系，就是安禄山认了杨贵妃为干娘，虽然胡儿戏谑谋深，倒也给干亲添了色彩。

我过去读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，里边有项羽被困，要烹刘父为羹，威吓刘邦退兵，刘邦回：“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，曰‘约为兄弟’，吾翁即若翁，必欲烹而翁，则幸分我一杯羹。”

“约为兄弟，吾翁即若翁”，看上去很接近寄亲关系，其实不然。结义兄弟关系形成的形同父子，与寄亲形成的兄弟关系不同，前者先有兄弟关系，后成父子关系；寄亲是先有父子关系，才有兄弟关系。

如今，认寄亲在故乡仍然存在，但已不如当年流行。城镇化、现代化，以及个体财富积累和知识水平提高，是传统意义上的认寄亲逐渐消退的原因。倒是在官场和娱乐圈，认干爹干娘的风气一直活跃，不过，却越来越污名化了。

心香一瓣 / 纪萍

我与傅二石先生的一面之缘

▲2010年10月，傅二石先生（右）与殷南柱在黄山写生。

2024年3月26日，《金陵风骨 文脉传承——张文俊、傅二石、殷南柱师生中国画作品展》在常州博物馆开展，共展出作品45幅。此次画展是新金陵画派传承与发展具有代表性的画展。

殷南柱，江苏溧阳籍画家，少小时期受新金陵画派第一代代表人物钱松嵒先生的启蒙，开始学习山水画；后得钱松嵒先生推荐，拜入新金陵画派另一位代表人物张文俊先生门下，系统学习中国山水画。张文俊先生仙逝后，成为傅二石先生的最后一名入室弟子。

我应邀参加此次画展，有幸拜读张文俊、傅二石及其弟子殷南柱的山水画原作，在傅二石先生作品展柜前驻足良久，思绪拉回到15年前……

2009年夏日的一天，我与几个朋友在殷南柱画室品茶闲聊，得知殷南柱近期每天驱车往返常州和南京，到傅二石家学画，不由地跳出个念头：与其同往南京，零距离领略大家风采。但我欲言又止，我不是绘画圈内人士，大师级艺术家岂是想见就见的吗？但想见傅二石先生的念头一直缠绕着我。不日，我独自去了殷南柱画室，郑重其事地向他和盘托出我的奢望。殷南柱没作声，过一会儿说：“傅二石先生一般不见陌生人。”我执拗地说：“如果被拒之门外，我就在外面等你。”殷南柱点点头同意了。

烈日炎炎，知了此起彼伏的鸣叫声汇成了夏日的交响曲，2009年7月17日，殷南柱带上我直奔金陵古城。那天我特意穿了一件青花瓷图案即白底蓝花的棉麻连衣裙，朴素淡雅，尽量整出点文艺范来，带有仪式感地去拜见艺术大家，走近神圣美好的艺术世界。

殷南柱按下傅二石家门铃，我的心提了起来……门开了，傅二石先生就在眼前，他身穿白色汗背心，红光满面，头发微卷，天庭饱满，高大魁梧，第一感觉是一位温良慈祥的长者。殷南柱介绍说：“这是我的朋友纪萍。”先生一侧身，朗目疏眉地说：“进来吧！”啊，就这么简单，我窃喜。后来殷南柱告诉我，他提前跟先生介绍了我，先生说：“是作家啊，让她来吧！”

书房墙上挂着傅二石先生刚完成的一幅山水画作，他向殷南柱讲解自己的绘画心得。我在他俩背后找个角落坐下，不出声，生怕影响他们，安静地听着，似懂非懂。

先生指着画面中很小的一个红衣少女说：“添加人物，不用多，不要大，就这一点点，生活气息、时代感就有了！”我不由地站起身，悄悄走近，端详那幅画：远处奇峰刺云而出，直达天际；近处巨松多姿，雄浑刚健；深处幽静小道，迷雾中红衣少女媸媸而来……这不就是傅二石先生画作的典型风格吗？气势夺人的整体掌控，引人入胜的场景描绘和色彩渲染，既有其父亲傅抱石博大精深的气度，更有融汇中西绘画的独特气象。

殷南柱将自己的一幅山水画作挂于墙上，请先生点评。先生对学生的画作批评多于表扬，还亲自动笔改画，边施墨边讲解，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积累了一辈子的心得技艺。师生二人轻松愉快地讨论着，时不时听到先生爽朗的笑声。这笑声秉承了其父自然放达的性情，天性直率，诙谐幽默，是处困境不怨天尤人，历尽十年磨难而初心不泯的豁达，是成名后的谦和温良。先生的笑声深埋我心底。

▲2016年11月傅二石先生（左）在画室与殷南柱探讨绘画技艺。

大约两个课时过去了，师生坐下喝茶。我想着今天是以作家身份拜访先生的，作家不得用作品说话嘛，从包里拿出我的第一部《女检察官手记》递给先生：

“这是我写的一本小书。”

“写的啥呀？”先生和蔼地问。

“写的都是我办的案子，我的本职工作是检察官，写的是另一个世界，是社会阴暗面，但不是描绘阴暗面，是写人性。”

先生说：“写人性，那就好，正好明天我要坐两小时飞机，这本小书很适合在飞机上翻翻，看看另一个世界，呵呵！”他随手将书放入公文包里，我忐忑的心落了地。接着，意想不到的惊喜降临了。

先生在画桌上摊开一张三尺宣纸，说：“来，给你写几个字，你的书斋啥名啊？”我一时懵了，先生要为我题字吗？来之前能不能进门都是未知数，哪敢妄想请先生题字呢？再说了，我那十平米的小书房有啥书斋名啊，只得如实奉告：“我书房没名儿。”

先生说：“你叫啥名来着？”

“纪萍，纪晓岚的纪，萍水相逢的萍。”

“这名好，那就写‘纪萍书斋’吧。”

“嗯嗯嗯。”我只顾点头，收获意外的惊喜，脑子断片了，竟然连“谢谢”都没顾得上说。

只见先生大笔挥洒，劲骨丰肌的四个大字跃然纸上：“纪萍书斋”。我与殷南柱将题字挂上墙，回身就见先生又铺平一张宣纸：“来，小纪，再给你提个名言吧，你想写啥？”又一次意外惊喜，我一时没回应。先生说：“就写‘锲而不舍’吧，适合你这作家。”我还是“嗯嗯嗯”只顾点头，还是连“谢谢”都没顾得上说。

该告辞了，先生送我们到门口，一脸乐呵地说：“小纪，欢迎下次再来！”看着先生带些老顽童的笑脸，不由地想起这样的画面：幼时的傅二石，上街给父亲打酒，拎着装满酒水的瓶子匆匆回家，快到家了，突然停下脚步，瞅瞅四周没人，迅速打开酒瓶盖子，贪婪地偷喝了好几口，再盖上酒瓶盖，一抹嘴，小少年乐呵地笑了。

后来，先生题写的“锲而不舍”作为珍贵传家宝，挂在儿子儿媳新婚屋内。孙儿上学了，传家宝挂到了他的小书房。我与傅先生一面之缘后，萌生了学习绘画的冲动，疫情宅家期间终于拿起画笔，从素描学起，由绘画小白成为业余爱好者，专攻水彩画，像先生那样活泼泼地玩，乐呵呵地笑，让凡俗辛苦的人生如同美好的画卷自由铺展。我继续“锲而不舍”地写作，拜访先生之后的十多年间，我相继出版了3部法治文学作品，2021年，我的第四部《女检察官手记》出版发行，书中选刊了我的18幅画作。如果先生还在，一定带上这本书，再次登门拜访先生……

思绪回到现在时，展厅一角的触摸屏正在播放央视采访傅二石先生的专题片。屏幕上的先生神采奕奕，挥舞着手臂，侃侃而谈。因音量较低听不清，我俯下身去，还是听不清，再俯身，贴近屏幕上的先生，轻轻地说：“先生，您好，我是小纪！”瞬间眼眶热了……

履履处处 / 蒋文忠

在部队农场的180天

1970年初春，当兵一年的我被派遣到位于辽宁东沟县（现为东港市）的北井子农场，在这里战斗工作约半年时间，给我的一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

北井子农场在辽东半岛东北部，离黄海30多公里。农场隶属守备二师，离我们炮团驻地最近，我们炮团的三个炮兵营就驻扎在这里，执行守备和种植水稻任务。那年初，我们炮团直属运输队派遣一个班到农场，配合驻军部队执行任务。我们班总共去了六名战士，班长姓黄，是65年入伍的四川籍老兵，还有包括我和常州籍战友裴锁宝在内的五名69年入伍的新兵。

临海的农场，居住环境和生活确实很艰苦。我们班住的房子是在农场养牛养鸭处简陋的牛棚，吃饭要与农场养牛养鸭的同志搭伙。特别是用水也相当困难，因离海较近，地下水都是咸苦涩的，每天我们喝水做饭、洗衣用水都要到较远的农场总部去取水，洗澡就更谈不上了。与鸡鸭牛马居住在一块，每到热天晚上，蚊虫乱飞，牲口的粪便臭味熏得人都难以入睡。在这一系列的困难中，我和战友们都坚强地挺了过来。是啊！因为我们是军人，是毛主席的战士。

北井子农场有上万亩的水田，以种植水稻为主。每年到三月底四月初，农场的水稻就要开始种植了。这时候我们班几辆汽车是最忙的时候。每天天不亮，我们就要开车到离农场几里外的秧苗培植基地去拉秧苗，把秧苗运送到各营连负责的水田去。

作者1970年春在丹东留影。

秧苗送到时，连队的战友早已在田边等候，连首长叫战士赶紧把秧苗搬下车（因气候关系，东北栽秧与南方不一样，东北的秧苗是连土铲出，放在一长方形的木板上，栽秧时要连土插入水田中）。东北在早春三月时，天气还是比较冷，田里的水冰凉冰凉的，连排领导、班长和党员骨干带头，战士们跟着下到水田，开始栽秧苗。看到此景，我心想，我们住牛棚、闻粪臭、蚊虫叮咬，但与连队的战友相比，我们还是很幸运的。

在拉稻秧的两个多星期里，每到一个连队，连首长对我们可亲热了。到了中午吃饭时段，总是拉着我们到连部食堂开小灶，鸡蛋面条白米饭、酸菜粉条红煨肉等。吃完饭，连首长就笑眯眯对我说，每天能给他们多拉几趟秧苗，他们好提前完成栽秧任务。哦，没想到我们驾驶员还成了香馍馍，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意思。

在北井子师部农场的180天的日子里，我和班长还约定保守着一个秘密，一直也没有对人说。

在农场期间，我们驾驶班不仅要在栽秧季节帮助各营连部队运输秧苗，平时也不能闲着，要负责各部队战备物资运输和其他任务。有一次，我和班长需要到较远的丹东运输一批战备物资。因为路途远，出车那天天还没亮，搭伙的炊事班还没做饭，我们出车上路就要饿肚子。这时老班长灵机一动，对我说，我们去农场鸭棚里去摸鸭蛋（鸭子一般都在凌晨下蛋），带到路上烤着吃。趁着天还没亮，我们悄悄地来到鸭棚，班长叫我进鸭棚摸蛋，他在外面望风。这个偷摸鸭蛋的事，我从小到大可从来没做过啊。正在犹豫不定，班长催我快进去。我壮着胆子进入鸭棚，小心地把鸭子赶到一边，趁黑摸起鸭蛋来，摸了好一会儿才摸到两个鸭蛋。此时紧张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，赶紧退出鸭棚。班长看到我只摸到两个鸭蛋，说我没用，叫我在外望风，他进了鸭棚。不一会儿，班长就摸到七八个鸭蛋出来了。我们赶紧离开鸭棚，来到停车处，踩响马达开车上了路。

大约开了个把小时，此时天已大亮。我们把车停靠在路边，把鸭蛋用布简单擦了下，班长打开引擎盖，内行地用尖器在鸭蛋上扎了一个小孔，然后把鸭蛋放在排气管上部的顶杆凹槽中，盖好引擎盖，继续开车上路。大约又开了20分钟，我们在驾驶室里就闻到了烤鸭蛋的香味。班长叫我在路旁停车，打开引擎盖取出鸭蛋，在路边美美地吃起香喷喷的烤鸭蛋。说实在的，我从娘肚里出生以来，还真是第一次吃上这么好吃的烤鸭蛋。此时老班长对我一本正经地说，这个事情要严守秘密，对谁也不能说。我也承诺叮嘱，守口如瓶，把这个秘密一直保密至今。

那年建军节刚过，我接到连部的通知，要我赶快回连部，有新的工作安排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们驻农场的战友，包括朝夕相处的养牛养鸭的战友都依依不舍。在走的隔夜，炊事班的同志特地做了一顿美餐，大家相聚一起为我送行。第二天，班长亲自开车把我送回连部驻地。我告别了曾经战斗了180个日夜的北井子农场。